

IAP. SIN. I 1591, 167-168-169 148/a

> 148 a

## 二月會課



論符咒

風俗而不可止春秋戦国時犯孟己深惧其為害而力為防機杜漸矣起偽妄之言盈天不始不過倡為異說以放其稿而其弊遂中于人心應磨虞三代之治的以正人心而厚風俗者恃有此其也後世異協義 夫婦昆弟朋友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礼楽刑改其民士養工商其俗 售其說而人亦遂深信而不起夫者聖人之治天不也其道君臣父子 從来異端之惠人也類必有小試之批以愚天不之耳目斯倡之者得 车無不治差是者何故理皆實理事皆實事上以誠感而下亦不以為 不過布帛寂東以為日用飲食之常而己未闻有所為符咒也而天不

今即以思神論謂思神為有乎思神固無形可見無声可闻也謂思神 為無乎思神又臨之在工質之在房也故聖人之言思神也不曰誠不 則天下之可知可行者皆正而實而其不可知不可行者皆即而 並生而並有要皆有思神以体乎其间其為道易知其為事易行也若 盖倡自張氏道随云告角道随為子房苗看子房當群製填引願從亦而痛懲者又當何如耶今試即符死之說而論之大符咒何的平其物 師風的任其指揮以為非舒此之力不及比境鳴日何以是而再中酒 大行吃之說不過道家者流借以為愚人之具機學神奉供其驅遣西 可辨則日散而遠之若是乎鬼神至出也而實与至明者相通凡天地 打乃其後遂治:以省死闻者处子房有知不唯其偽必斤其邻矣何 彭越臨矣萧樊释淮往、複罪見繁矣值比島盡多藏之日面為明哲 夫子房起布衣馬辨報仇經得為帝者師封萬力候彼見大准除族矣 松子遊其後人豈園風面起即不然何作此虚無詭疑之為以愚天不 何以噀而成雨石何以此而為羊鉄何以點而為金雪仍以削而成銀 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所流崎与夫飛潜動植之面以 保身之圖故托神仙以善全其後再置誠用後人以虚無說疑之漸也 惠後世也然在謂子房當日盖有形托面然非真故為羽化昇仙計也

然其時尚未有符咒也設當時而即有形為符咒為其為聖賢所深思



粉矣雖極天不变幻之端神奇之舉被固未始不可立致然而知橋月神之法耳刀人性: 熟于其說者以為其粉頗驗不我數也夫既謂之 殿其変現於空中者夫豈誠有足據者即是故君子不尚的而尚理 種、変化莫測之事更僕雅数要皆出于一時傷妄之為而為播弄鬼

論符水

風太子之一日於可於都官此面屬是西共系可於若可以若首都在意以

全部以照線絲絲然為各手照神回奏也可見在亦作過也結果不

為無未照押支賜已在之前以之在夢也於聖人之言思汝如不可以不

三三是年於所至出與而姓為多明京城已出土

在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碌:庸人耳名之曰道士豈不怪哉遊其源 稱之今天羽流德萬成曰張氏宗傅無非偽言說抄以人財教以自利人揆裁品御之法與張氏符水之抄矣宮天懷懸絕島沿以道教两字 流口道始乎老時…。 固之柱不史孔子曾問礼為若軍歌篩云生我 通者率性之謂教者修道之謂率性者吾人日用事物之理修道者重 月本倫子况老子道德真然並未有粉水之說則張氏非道非法不謂 之時無日月滿天星年不過全則慶舞城幾王衙以齊人政堂斯時日 水之树始于里尤着于張道陵今世俗成稱道教深可喋為天道

用那柳亦敢也盗名而感人即盖緑魔本天神之列灵能最巨背天降 祭和或假姐究空言以連往来另有高書協論而謂魔枝魔之石魔大 野中為魔無形可顕而惠案必須托物方可呈音或應土木成妖骸人 之能而不轉是不仁也或有養統元克送天害民者何不驅雷極之能而 符水之粉銀驅雷擊電楊西也該遇而早之年生民塗炭何不禱西秋親福井心屈服于魔而複罪于上席魔因得以顛倒而播弄之耳又謂 命素在西村魔亦不能侵馬用驅第今世人不明正道淫祀於轉話魔 極是不智也孟子曰不仁不智人後也表不知其顧雷學傻子何否

之那批乎然而世俗尚之謂其能聽魔後見也止人君子為除在易快

世况魔球巫蠱似千重典姑客若輩法網指球各顧當道大儒劾之朝 古昔帝王吊民伐罪必堂:與仁義之師作家县妖恐性、乱文明之 真人則吾僚俱為假人耶又名曰天師則上帝曾從張氏而學即吾思 至治之澤与韓文公佛旨表千載並傳其功豈不盛欤 廷火其書應其應絕其端虚無之道則君子幸明大道之要小人得蒙 張氏文無治国之等武乏安逸之界与民無德与国無功矣足重哉別 非誘人信從将聖賢長天之學犯上命惡人之罪更可吸者名張氏曰 魔投小魔性"有之張公谷水戶魔之令也顕怪與妖小魔之役也無

養我以為此以有之張以好水戶為之冬也調修與故以在之後也於 非然人信從修理資歷天之與死工品感人之罪更可吸者名張入司 真人以各條移為假人那又名同天師則上帝電殺張氏而學和各思 樣以文無治同土等武主安選之原名民無拖各国無功其足更裁例 古苦命王师民代罪必受:與仁義之節作家及妖処姓、乳文明之 廷次其書為其為此其為國無之道則若子幸明大道之東以入得蒙 至治之澤与縣文公佛看表子劃五傳其功安不放以 世况原及珠王雖似了重些姑葵若領法被指数各所官道大德的之刻

論符咒

當現古之世上有免舜禹湯文武為之君下有畢變伊傳問召為之臣 其形朝乾夕陽者非曰欽若昊天即曰允執厥中非曰簡在帝心即曰 農工商買為業匪僻不形而民俗淳厚皇哉何風之盛與殆後世圖識 順面猶取義於赤状阿怪乎方士之後終:日熾遂以惑世而誣民也 符瑞之說與而妖言日出即如漢之光武除維而中與未當不名正言 上帝臨汝君答臣做日具不遑故其時君子以孝弟廣潔為心小人以 夫世主之形以近方士者以其能長年而永齡也乃金石之劑朝進未 有不五内燥烈而養崩亦可以為明慶矣而後世卒不之悟歷睡其弊

皇上英明神武若朱方旦者已正大群可謂剛舒逐出前代不為方士的 位免於沉淪則天下之事何惮而不為是副天不以長惡之門恐与老公曰也微小人入小人者惡人也今使以大惡人而建醮設行即得高 無為教為者沒後以行咒故呼之報應遂熟闹於天地之间而不之厭 儒論之詳矣乃終流而莫这一唱百和何家。也韓子曰老子之道是 **題預為受職得免地獄諸如此說孔載於史冊者己有應家以来諸** 智礼仲尼的河景首為敗法之書以乱先五之治乎誠利是言也今 為小矣而先難免祸於五國城昌故且也微者形以野罪人也司馬温 大相刺謬有若是耶至若連應該符能授人恐高職則微飲之受職不 相沿至今皆謂符咒之状為人消福致福如延老君教下之俗以建齊 真然獻作北魏主受封天師晋以前尚未有也至唐以玄元為祖立廟後當山道士怒議之複行張道陵之批許稱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蘇 子盛德容貌若愚之說又将甚矣推浩曰此矯經之說不近人情老明 道其形道而非吾之所謂道也即使其道果有足取為有生前以清净 称帝祸延子孫追宋賜號不一居之信州俾得世襲又加以王印全衙 或者矣惟張氏猴子植存其孽而愚夫愚婦不能力辨其非道聽塗號 首夢老君降法以符象授之遇祸患者焚谷而老君應而谷咒之說與

至有居高官列近貴而不惜何其昧與自漢之張鲁以妖術炫

世語言

書且無而况於師子由此視之人心之陷溺何其深也与之言命主之道 芝君混元上德皇帝學士孫與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可謂深切者明矣 或云符咒之力能驅魔也然即使有之与是魔攻魔過見其偽咒萬 年有西域人能吸人立犯後呢即生傅爽目此邪術也請使呢臣必不吃而救之生以強壮之人取其符呢而速之死可能驗与昔貞現十六 能行立破其安今日而如有傅号其人者出為不維於俄傾间定之矣 :無之者乎大抵符咒之福其端固始於東漢而釀成於唐之祖老子 一時邪臣韶附之相習成風至宋祥符年间天書並起加封老子太上 心齊請誌依之辞神明而傳誦之狂湖夏挽今請以随斃之人取其省

真以為不無失孔子曰索院打怪後世有述為盖以當世尚有目見而 銀典外形為以魔界之自為者也盖以世追東而具端監路 子者宣非通有主起群聖西為萬世之師子各師乎各師子非孔子者 也而且筆之手書俗者見諸傅奇文者形諸詩賦入骨添髓垂之後世 心非之者至後世荒遠難精遂以為確然而可據的以子不語依若礼 些 計与之言 就安之事則忘後不特忘機也而且樂道之不特樂道

心更人心变而應見好以来犯點感之或附生木神像或是正規妖

能者感自聯劉其各者魔自台其類也不過很很人之以其面張八

假神號仙名或直現私傳語以行咒与人使之呼百姓承以為世人

真以為不狂矣犯母曰底腔始怪後世而注為盖必信世為有司見而 也向且等之子言俗者見鍋俯身文者形豬発賦入居亦隨垂三後世 心非之者至後世荒遠雅稱遠以為確然而可機死以子不語松若死 子名送於過有五點群型西為為世之師子各師子各師子非孔子名 於與民族并安全日而知有他男事人者出為不维於城順同是之矣 則然即与之言歌去之事則念後不特念後也石且樂酒之不將樂酒

并有西域人能呢人立犯機既即止傳天日此耶街也請使既良

杜之人敢其所此而速之死可能

能与首真視十大

歩る

舜請結婚之詳神明而榜誦之好減莫熟於請以随此之太取其所

**现函数之生以發** 

張氏符水

資於祀此異端審感之始而行水之掛當于此時亦既有之今日張氏慨自少昊之衰九数私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為巫史民 或假神號仙名或直現形傳語以符咒与人使之呼台往来以感世人 心变人心变而魔鬼得以来机脏感之或附土木神像或悪巫觋妖身張氏之所為刀魔鬼之自為者也盖以世道衰而異端放異端放而人 思者也樣氏人也而魔鬼聽其驅台則張氏亦足異矣是以知符水非 符水若行水始于張氏者然當以為非矣張氏人也符水形以驅召魔 則驅者魔自聽類其各者感自己其類也不過假張氏之口耳而張氏

乱墜或於雕壇之上使玄鶴個翔彩雲燙好或夏時而飛雪或晴日而立犬言或使人各對吐火藏形縮地或於誦経之傷使耳露時来天花 子見其異而驗之因不足責獨異儒者而亦信常之称述之更求其的面 殿西安幻垂窮一怪字足以盡之矣此聖人形不語而并 為者也庸夫俗 能作風雷西雪乎則風不能燥物雷不能起蟄西不足淘未移雪不足 學為非孔子形謂攻乎異端者乎獨不計符水之树於世何形益也謂其 詳華今在謂天師者即其苗窩也其行水禁呢之施或使木移石從外時有張角者以妖術作乱號黃中城曹操合兵破之然俱未服宪还其 也昔者職會然為借上回借吉南前款為数上回数吉致而一成一敗則為善吉作惡內何将问也惡而能悔則言惡而各改則山又何持向 由其心有形偏而致不能正其心而但顯其魔柳末矣謂治山吉山故 殺草木犯四時令胃工帝之權以游戲於一時之校耳島及道哉謂 样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屬鬼盖言妖由人與也福福之来由人心之 病疾故則有藥石可療之有不愈者是有命為不可強也间有負魔者 正与不正為正其心不知思何自来面聽之又何在用面召之如謂以 效驗不同盖人心之配自發見者被則知之而吉山未形者被仍不知 驅名魔鬼乎則邪不能勝正正亦無形用其邪先儒有云一念之善

得其秘而世守之以為獲利盗名之具其始有張鲁也張陵也東漢

之粉以數君而致富貴者亦多不得其私如漢時有齊人少有為文成于沙漠金人形謂昏德公重昏侯者益又不足道矣歷代方士祖張內宋真宗與微歌皆說鬼說梦如病如社追後檢宗犯于五国城歌宗犯 本生經周而腰斬新垣平能候日再中人以其許告而見殺無時季玄 将軍以常書飯井而見誅縣大為五利将軍尚機長長以主黃震天不 悔居自太宗至于武宗御方士之桑以求長生而及致犯者方人君而 仙之效其載前史竭天不之力以求之曾無一驗武帝是以有輪臺之 数何為哉謂其的可效長生乎則張氏祖宗己皆不在而秦皇溪武學 又何待問之且山年不能致果以养民世乱不能除暴以衛國召之

改进之遠方鉄其魁首使天下咸知天之道人之道神避之道不可相者乎吾儒有當道者宜奏之朝廷治其矫經之罪且能之以正道如不 侵演也豈非盛世之事哉 魔光之弟子耳故其附每: 窮也領以天師之號自居堂非矯經上天 柳沙等見誅者者。完無一能以張氏谷水自脱其犯者

世以見達然最又既為五年水賊以此犯之其兵論其指水之靈殿法

不五斗被為弟子管额道點處五杉出龍鹿山旗六

松之群正日然日城則是至少見矣或日彼之出應因為可即飲其若

繁奏扇数點班大品有不福田全之有其地者多美於问即何即發行

改进之遠方許多勉有使天下成知天之道人之道神遇之道不可和若年各院有尚道者且奏之朝廷治其格經之罪且称之以正道如不 伯柳沁等見許者若《完無一能以限入谷水自既其死者則張天乃 後遭的受非越出之事我以外外外外外外外的人的教育的工具的教育的 魔死之弟子可以其批為一衛也獨以大師之號司名受非經經上天

弘之放并就前主然关子之少以水之學五一衛武府美以有衛港之教何為我問其就向敢美及才則稱民都等已皆不在的本皇接不管

此又何待以之五出年本部發展以養民中私不你的暴心德國在本

悔罪自然張至是城禁辦官士之張以求長生而及敬犯者四人若面

論行水歌子學等是似於於人民及在民間之

救矣害人之掛雖為然今所盛行于天不者莫過于張氏行水按張氏 而聽惟恐其言之故罄也嗟乎此異端邪說而以日新月盛而不可以 今人與之談詩書講道極不侮災則衰如與之說說異論新奇則傾耳 世以思道惠東又號為五手米賊以此視之且無論其符水之靈殿法 之祖道陵生于漢居川中楊鳴山攻者魔粉創言能以行水發人疾病 往學其法者但輸米五斗便為弟子當該通鑑有云信州龍虎山張氏 無度有效驗則又不可不信日今之智其批者多美試问题何邪發何 松之非正曰鬼曰賊則是否五見矣或曰彼之出處固為可鄙致其行

送隣里云飲除灾去患以傳升合令文奉之者懸掛中堂惟些藝慢佐 然則效驗之說從何取信也又每歲都端陽羽流者率以其紙書行過一焚符婆水誦咒步置種: 既態無不畢舉如此連自猶月米見油坐沛 戸九闺阁之深房韓之岳指行强水及垂不到謂之净定隱,盖思之 而疾病犯表彩無虚日豈非又不效驗之一微乎更有可耻者三吳風 俗九和表之家每臨終之必延道流城临近昏夜之際群然此行子内 以子之目擊者而辨之每逢早歲即設坛折面黃、私者終日擊劍鼓牌 己之谷水救之自治不能又安能救人也遠事再闻客或不得其詳即 病即或者之者不得其傳受張氏之父母妻子無疾病死表乎何不

夏 与连無也会則揮群直而入妻女之堂廉郡之心盡表尚敢言天心人皆有之每見人家中堂榜曰各有內外止步揚聲以示他人不得 山鬼道熟世經民亦不過孤清毘杖非有他食朝廷度量何所不容光州粮民歷代以來去有爵禄朝廷亦不禁之何子過之深也曰張氏雜 師之蘇法真人之行水其為妙無窮也哉或人又曰子之論是失然信 在收圖之由亦臣民也多必罪之該如些中斗数朱二眉者然恐有涉 非耳以通鑑形載如此其形行如此以通我形見又如此則何苦為其 不端則首領不保矣因子斃私其行水之妙故不得不一論其邪正是

心人皆有之每見人家中宣榜日本有四分立以楊聲以示他人不得 州张大陆代以来查有衛孫朝廷亦不禁之何乃匿之深也回提之雜 石战圖之內不及民也無必罪之該如此中斗数朱二獨看然然相法 不端則首獨不得失因子斃私其将水之妙故不得不一論其邪止是 非耳以通鑑死或如此其死社如此以函或死見又如此则何者為其 檀入為與無也令則指群這而入東女之宣奉配之心盡表尚敢言天 斯之緣法是人之行水其為妙無窮也改或人又回子之論是失然信 以恩道或世語民亦不遏私港風水非有他念朝廷是量何然不容然

## 論符咒

喜之華倡之也然論佛氏之舊則過于老而言老氏之學則通于佛在 咒而無行一日道藏則有符而有咒问其白馬歐来者果佛氏言之乎 逢起于漢唐宋明之際佛老二代各立門户號創高奇一口釋藏則有 昔者聖學昌明世道淳古書幹作內結絕以易始有文字有大書聖。 則博士蔡暗之徒為之也问其者牛為至者果老氏言之乎則與食甲 天地自無非為其能話而黃冠羽士朱墨之行家至力於遺一處奉之 相承典該訓告鴻文報冊洋:灑:可法可無自世降道湮異端那說 如物書尊之如命全漫三王笈灵义三洞法録書一符則可與崇禳災

而見之者不解其何故而為之者二不自解其為何故也試向形書之始然不以為非猶之幻树者及刀吐血極其変幻不測明知為障眼法無聽信師坐蓋惠坐。之氓無足深怪獨是讀書明理漫不知者而不 符形会之况果能驅之種之名不知未有符咒以前次崇未常不治就 安者若此形念之咒語言學語提属朦朧茫無連據亦不過影響之言 都曰正一玄壇曰靈寶道德種以不一刊之剖風氏不提天上來何能 大言以欺人實本見其驗樣也至其形施之印日陽平治都曰九老仙 有将死以後突崇未當不乱則是突第之作由于人之有不有不由于 如渺、陰食國九氣青天上之類為秘密真言而己世人不辨理之有

省死之有不有也古人有持易然而崇城有請芳經而矣息者正人君 夢之自作福之自名而必假一行一咒以新鮮免是猶鮮雅而益之以 而心自無疾在謂積善降科交票且消弭于隱微而比無千之乎若夫 子不煩于驅稱而自有驅機之正理日:畏天而天且弗達時:省心 郭說不作而世道人心自这手正矣又何符咒之有 酒療病而進之以美也曾何神子萬一哉辨子有言曰人其人火其書 四之必有其時風雨露雷之必指其草如

弘湖河海之的干地名可指江湖河海即為地也有住此者其之而後

潮汐往来之以有其既並本有数宗結取熟之以有其序者各死可以

省吃之有不有也古人有将易然而忠城有猶好經內以恩者正人君 蘇之自作格之自合而必被一行一死以新解免及插鲜酸而益之以 妄者強此形企之光語亦樂熱提為朦朧就是題獨亦不過粉響之為 子不煩于驅稱內自有驅機之正理日、畏天而天且弗遂時、省心 而心白無疾而謂猶善降科安原五清類子隱骸而死餘千些乎差天 邓能不作內世道人心自这子还矣又何符咒之有可人不然與之际 酒療酒西班之以美也曾何科子為一裁鄰子有言曰人其人火或書

都日立一玄煙日塩繁遭複種三不一利之剖風民不捉天上東何此

能機也至其形施之印白 此平治都四九益

大言以放入資本見其

職并論符咒是輕至其是強山可發俸之其外無不能強回領國籍軍

正其謬如日月星辰之魔於天不可指日月星辰即為天也有生天者 木那神用事亦為之宣咒書符話人聽命遵徒一無實揚吾以實理明 之批也如遣将步罡隊就陰陽臆断盖明之類戶巫尤而效之專以土 妄判祸福一切可喜可鑑之事皆属梁安如符咒是己符咒之說方士 邪松之不得混入於正道也何待辨論哉盖一謂之批則无偽指思神 主之而後日月星辰升沉顕晦之必有其時風雨露雷之必有其準如 江湖河海之行于地不可指江湖河海即為地也有生地者主之而後 沙往来之必有其況草木有穀荣枯成熟之必有其序宣行咒可以

有弱為、我又十八十八十八八五水焚行咒於其中命病者飲之即可愈而用轉聽信符咒之批取一孟水焚行咒於其中命病者飲之即可愈節情歌傷處疾病族至天既產樂材以濟人自宜擇樂飲樂乃不用樂府疾症一樣言之人熟飲無病寒暑之形侵衛生不得其道或飲食失 作崇俄傾即指空中有土地城隍查明矣有其神其思作崇速該 就疾病一端言之人熟飲無病寒暑之形侵樹 有插笔不能 其害尤甚以其有主張天地呼風喚而斬妖驅鬼之說也些則時之張鲁其後裔張道陵號為天師流傳其稅至今恣行而惠 存為疫不可以符咒致祥兵不可以符咒致勝荒不可以行咒致稳明有春夏秋冬四時生長之捕其序堂理也哉又如大疫大兵大荒天意可使風雨露雷不必有火氣水土四壮措施之因其時草本百穀不必 理者必帰之于天用谷咒者獨謂谷咒有靈是使百千萬 兵戈與水旱也一符咒治世而有餘謬矣器矣究将咒在後來倡于漢 能 拜禱消除災难至其月其日可在歷之又久病不能在西資財耗 者天也上天之權熟得而奪之而可歸切于符完乎 此境之有順送也面临 飲者以符水噴之不驗即號台土地城隍查報有何思神 悔悟 此在謂捏神捏思愚弄蛋、之張 善為無行死不能使貧者雖當贱者雖貴也試順送之中天之妙用寫為視乎人之能安分与 夫 若符 生 年水無疫病 如 世经民 為 稻 此符

此

行而送施之哉且如人生死係乎天生於世者有當貴貧

· 放之回非實理之可楊省不足信 咒者安知非見借此以顕其能而符咒亦借應以於其異我各一言以 蘇端横其群產今然行為國世就法

統外然并与士福為此者死而并於西

格不為怪差於梅格此在獨理神形無題弄多下之缺大生死獨獨其

之者天也立天之格動得而各之而好與如子務死并差所完所權具

不從風雨宛衛不必看大氣水土面料精彩之母於科等水有数不必

形乌疫不可以發光致群兵不可以為死然勝為不可以将完致熱部

府在在於外向時生死也獨其再查理也武又如大後又之大荒天在

經歷海域之半大司隸既強獨獨獨看死有連延使百年為并未必及為

於或此水量與一往然看時為自然發放矣經矣審然若非民主報不明

不以隱怪日之較諸張氏之能制神将以行咒禁動邪魅之法不異世正黎司地以属民、神分治則上古固有以人治神以明治遇之事而 左通乱改其形見諸文為者不過庸經庸言与天不光知光行耳和無 世部民而數天以盗名也夫聖人之道不矜奇不炫能不為說異不以 俟求諸承法其缺之向也乃或謂顓頊之世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地 聽手神祭非其思此妖誕之死與人心之所以不正顓頊氏承之惡其而同揆乎曰國語形傳少皞氏襄九黎乱德民神雜縣家為巫史相與 應行怪後世有迷為此亦人之所顧關也而聖人弗為何哉以其惠

有形弟為矣今即其所謂行咒者論之盖符之為言合也合行以為信子孫世、承襲使鎮壓妖魅愚俗争美之謂可匹休孔氏而不知聖人氏耳唐之張道陵係漢中張鲁之後居犯完山為道士賜號全真今其 思怪情息乎夫符咒之作始于方士而以方始邀朝廷之封爵者惟張 大松方士皆然耳然非方士能馬此行咒也其原由于應計之為惠人 也死之居言稅也銀呢以為約也約信由于有死則以符死行其妖誕 惟協上下之体嚴遇明之分而妖誕無不屏息又何待書行持仍然後 賣乱使各有形屬無相侵賣再堂其以符為威令咒為 呼石指之来達 之去哉者夏之興也鑄民象物使民知神姦而監點問而莫能逢之則

可以呼召往来省咒之應驗如此也而不悟其堕于魔之树中失學聖 類陰云其裕以相祖盟習之者自神其称信之者亦神其批謂鬼神果 學德引燒領動其 人之學者其可於奇炫能習為能異自罹于欺天之罪亂改之誅哉 心智經通機法納以樂五印全倒

煙送望名神倒将邊應照路降龍状院与光及又於

其構現其雜從熟村即可知其真偽那止今太學相尊才調美煙花

財民子財也也真也正也或手統御武不在我犯付盖子部

夢動結兒黃聽印德的聽弄否般欺斜也入為境人之有前所無必為

惟知殿法應喜道院而因為四本前茅屬天大便強福世人新以同後

18

, 民再磨之那道院係漢中我會之程者也完必為還主賜號全其食其 類院示其稅以相詞照君之者自神其然信之者而神其稅諸思神果 何以呼召往来省死之腹縣如此也而不悟其鹽干魔之絕中矣學聖 手務也仁水機便額壓妖點題格事養此謂可正体犯或衛果知也人 人之學者其可科奇炫能習為能果自羅子数天之緊亂改之訴哉

恩経衛直手夫衛門坐作如平方士而以方衛逐朝廷之對南者也非

惟獨工下之体嚴盗明之分為飲經無不降息及何待書對将死於後

之去或者夏之與也獨易來物很民知神姦而照點問而妄能追之

遭犯便審有我属無相侵價并查其以行為成於既為時為於上京自

前是論行呢不為有意之常該原因差不行無來是為五

怪幻戲法態喜道陵可用為己之前茅嚆天大便陰祸世人所以伺陵壇步望石神阁将透魔驅思降龍伏虎与夫吞刀吐火揮對負針種、祭飲那魔誘動其心習演通魔法批乃製玉印金劍經咒符録以行伏 學莫知其罪之大楠之極也道陵張天師人也居于龍虎山緣其巧許 慨自正學不講至道不明而容匹夫之籍弄靈奇感湯世人侮慢上帝 暴動行死并随即應效顕青百般欺斜世人為吃人之有形作為必有 其權現其權從熟付即可知其真偽那正今夫宰相專乎調美權從熟 天子村之也真也正也天子統御天不権移熟付孟子謂天與賢則

神之尊超越吾人非可召致天神之外别無天将豈復可阅崇与思無難其緒餘然即流窮源可知経咒符錄之為判其教之邪偽無疑矣天上凡欲學者止許五月五日正午入山抄歸君之撮出巧怪戲法此等 非是魔盖人方以即受上帝賞罰以定升降無後優姓在世紅魔亦即 導人的事何乃自立玄門安称多許無始天尊三清名號以無為有以 理民之權不付臣以通遇名神之權如云由上帝村則陵當軍完天五 法批并不完具権後熟付可予如云由天子付而天子等付 為為真将大本 隔絕其罪何如又陵立石山中盡刑各等細小街法手 與賢三天與則天之主等村之也真也正也為不然邪矣偽矣道陵行 以色光世

射統以發明四義利人家多數以都審出院節而東夷城南果縣則止之 國而来驅而去提而伏者非屈於謀力佯敗伴輸樂于欺能戲人誘人 自為天師其高熟習其的者則相継登天師之位世、為天師夫有天 行永死之路而不覺耳常情未識妄信實然暗箭之傷可勝痛即道陵 即被何毫不与公孤之事悔慢抗送罪至于極而無声其罪以討之者 下者称為天子被獨称為天師天而有天師豈可為天如云為天子之 被之幸也使可悲也是指得此情以不謂那麼不得入為又時更強於 2 天神之傲还有其計甚深其力甚大非人之力可聽可捉其石而至

, 上言四福福生以其情皆省明将南至七美安於人之言由福福前

國而奏驅而多致而伏看非抵指影力件敗件勒樂子教強威人務人 即大神之依还有其計述深其力甚大非人之少可能可捉其召而至 好永死之路而不過百年常信未說安信貸巡路衛之傷可以指面通過 自為天浒其為成功其然者則相經登天師之位世。為天師大有天 不看然為天子被獨称為天師天面有天師登可為天如云為天子之 即被何毫不与公派之事偽獨抗逐罪至于極而與若其罪以對之者 被之幸也有可此也是遇家城之影城各後其都的俱見替司是

與廣京大與則成之主學村之也真也正此為不放都我的失道改行

於行面守如其相关子行而关手等計以在年以

## 論符咒

家施行就吃名日巡完指将門首山云諸邪魔不得入為又時至端節 21 而信之敬而礼之遂相沿編天不鳴呼甚矣人之好奇發異越吉避山妄鄙陋本属齊東野人又何足辨然習俗已久即賢士大夫亦不免徒 天下有真者生而偽者亂為有是者出而非者雜為真偽之间是非之 羽流山行呢必獲利人家多取以枯室內境行而果灵咒而果驗則人 際怨其混而為一也不可不為之明辨至于家道以符死鼓惑愚蒙談 畏犯喜生析福免福也将見大小之家署有疾病類危其事必延道至 之吉山福福生取等情皆省明得而主之矣要知人之吉山福福生死

之時消沮闭藏深惧夫人亦深惧夫思恐祸之或及災之或至符咒之雖干萬人亦往矣何惧夫鬼亦何恃乎符咒若理屈数勝即闻居獨奏 所以信其有也此皆失理総数者之形為也 當今提入符咒真能驅魔拒思往:灵驗 如漢時張角者流也而又何可信其灵驗耶也人不察而安以為猶天 當今樣所符咒真能驅魔拒思往,灵驗然此又挟一二妖術愚人即里語不可者譯捏馬肉醫湧出此即稱行者之毫毛变化也應矣或曰 動地崇而礼之亦可衰矣盖人之為人提不分于理数二字理直氣此 莫非有命那魔不得擅勇于其固行吃亦何的需哉且符咒亦盡胡

論符咒

則庶民與底民興則斯無那隱此聖経賢傳帝典王誤有六经為治 之書而佛氏之華養法華金剛等経老氏之皇極王福等經皆斤之為 自古迄今人去由于道而莫越者惟三網五常為萬世不易之経;正 異端以其惑世經民為害至烈至于符咒則又惑人甚者矣自行咒作 将何底止審歐所由其始始于張魯、在漢時偽言夢中老君以死授 而聖賢大道之無幾乎無復存矣其祸條于前順其害甚于禽數添盡 而那批滋多佛氏以持咒為修行老氏以符咒為動食各熟己意争鳴 一時態天不之民日昭溺其途而後已由是相沿者久人群奉之為神

是非迪别入乎被必出乎此人能修德力行以重数馬蹄猶可挽回天 何与或遇大水寬其期曰其日可晴或遇大早寬其期曰其日有而而 舊天不之小人而不可以動天不之君子尤可笑者水旱大笑与符咒 人又信之殊不知天之欲而也太陽先隱天之歌暗也太陽先舒一陰 指揮此其妖被僅可以欺天下之庸士而不可以或天下之哲人可以 九遇患維疾若即書行作法謂可驅除思崇轉稱為福而信之者受其 水旱而後之者以起魯之後有張道陵號為天師漢唐以来添傳至今 一時天已寫其理于不言之表而人乃帰功于行死也抑何妄之甚夫 之遂宣其咒以行其全書咒于符可以敢病可以排雜可以挽天時之

共張 我之 行死不得不經為數臭痛恨也 怒如以符咒為可驗則那解但存正義倒置世道人心不可後正者故 が此為世不易之常該也

也堪守人情能騎也故日非超出易從悉唯人人創之年有世界內望 23

面好殿日外點南是不當該被柳村不然其衙門來面緣此道者之少

楊種下不一項用即治以述人还重要飲為之者半信之者非薄其全

己知其就妄然分之方土造的吏罪於死害借取極則或因期拍案名

超言避山聽命才見即雖除妖怪彼鄉住意為之而讀言該過三個早

而其端有家之即館不与馬自那州盖起而将死我敦人心易敢性之



**华提入之谷死不得不胜后数皇酒恨也。** 龍天不之小人而不可以動天不之君子若可是者水旱太矢与居咒 然如以将死為可驗則和僻但存止義例置世過人以不可被正善故 **杨与或遇大水党其期司其日 可確或過大旱党其期回菜自有面面** 指揮此其妖松惟可以與无不之庸去而不可以歐天不之哲人可以 九遇患維衣者即書粉件練習回歸 除私等網獨為福而信之者受其 水平衛松之者以起曹之後有张道據既為人部落為以米添街至於 人又信之群不知天之数而也太陽光陰武之歌暗也太陽免舒一陰 工船所之中心災其知過四大湖

之遂受具咒以行其全書死于籍西山取為公以排遊可以粮天時之

超吉避山聽命于鬼神驅除妖怪彼難任意為之而讀書該道之儒早而異端百家之邳樹不与為自邪粉蠢起而符咒乱惑人心易敵性 也選手人情愈薄世故日非超悪易從善难一人創之午有世宗而君 道之大原出於天以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無時非道之充固流溢無 接種下不一皆用卯法以述人恣意妄談為之者半信之者半道其念 己知其能妄矣分之方士遣将步罡念咒書行或握劍或用動拍案声 物非道之军制洒潘書日歌崇天道永保天命此萬世不易之常经也 而行成日行咒有灵不當義親抑何不完其形由柔而婦正道者之少

試思但欲塗路上之行以驅惡則凡不用行者當必盡天不之那魔官 藏于此矣該民于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夫何不究理之真偽事之 富貴貧贱之家咸有命将我掛自謂用之則妖魔思案見之無不退避 追其子孫號為天師沿習于後燈:相續年愈遠而害愈深紺愈安而有張自持倡行咒之說一時横竹充塞天下名不知其何形據而云然 不能垂過况庸人宇誦此咒語功何在耶奉老氏之符及遇重五不論 可恨者信佛氏之咒每逢朔望便修為持咒謂可邀福壽抑知聖賢尚 福尤甚自漢唐以来請人耳目派傅迄今年不可核非一日之故矣最 之學世之人皆相率而趋于信矣要思創是說者能其稱發源于漢言

福係于天惟天有權决不属之于符究則世之宗程氏者亦可悔而知 是否群起而敬信之其為害天不產生不小世之人稍知生私言山福

报送不民間奏事情而太不也至此聽審四物課之情報喜之話自言

與退光子為此經道院為天師賜以雲中者誦科納之書此後也若即

對信斯自起此又自言遇差子玄際要錯文校山圖縣具解對及心語

此後世於新柳若之間所因起去道家之法在此始盛五日馬温》曰

震河忽而必無上天官指隸并事東漂本縣通陵地刨其法就概率相

瓊山田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子澤初其法有三十又家大肯去粮品

是否群起而数信之其為害天不為生不以世之人獨知生私意为福 福信子天惟天有程决不属之子行死則世之宗孫入者不可陷而知 至因大股之家與有各有蘇掛自謂出之則然養弘塞見老無不思

不能無道洗着人手誦此出語切信在即奉光以之前及過重五不論

可恨者信條民之強姦達朝望便修為特死謂可數稱身抑如其附為

追其子律號為太師認智子獲發三相經年愈逐而堪愈深繼愈安而

有於自外傷前形之語一時賴的克及天下各不知其何形據而三年

本學也之外皆相率向处于此其要見倒是語者能見福於源于洋

楊元甚自然為此未猶人其目添楊迄今年不万核非一日必故矣最

瓊山口道家者流其源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 親遇老子命之維道陵為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誠之書此後世為醮 授受于民间未盡傳布天不也至北魏當山邀議之修張鲁之法自言 以法相承聚聚據土後雖破城而子孫復演之悉代不察遂至於今立 慶冲虚而已無上天官将録并事東漢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 科儀西由起也又自言遇老子玄孫幸譜文授以圖錄真般效石百种 此後世符蘇稱石之附所由起也值家之法在此始盛又司馬温公日 論符咒 咒之松何的乎的於漢張道陵生天日山造作符書或百姓其孫會 據度

執今之人而尚之曰仍何為則曰遙神也乃窺其門有初印山符為登之熟人殆遍天不矣雖然天不不知其非而尊信之諸得累言其一二 知行咒之批始於道陵盛於聽之嗣後家微歌又崇高馬至元成 国家或逢水早長民者亦當延請僧道建壇該難以祈暗而而其時被 其堂有知印大行為是家給而户指之宜無有為崇者矣而一遇疾病 又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為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您後等 而行之無灵也驗可知至於此且無論其他論其衆所去見去闻者如 則又以為其鬼其神見谷而送思求神之不暇何也此即其自相背該

符水禁咒之树至 護之遂合而為一迄今猶之其就甚矣由是規之則

法衣仗神劍手書行而口誦呢乃當夫旱初不見五有呼風致西之散 毒理固然也今謂張氏能之而徒聚不能尚得謂之大为至道即嗚呼 傅通附會以自神其說那或日今之行呢非張氏之真者也譬之大木属目之也而符呢之技俩尚如比彼一二人之競稱以為灵者島知非 張氏根也徒衆之行其法者枝也葉也置毒于根則枝葉皆体是根之 循其天師之號則矯誣上帝循其符咒之說則欺罔下民而世猶共於 其神而不之祭者甚美人之遇也 旱如故當大水不見五地有機雲親日之功而西如故則即襲人所

法文代神劍手書行為口誦死万為太早初不見五都好風致而之依 而早如故處天水不見立地有機感親日之功而而如故則即聚入於 傅闻附合以自神其說所或曰今之符死非張衣之真者也聲之天木 基理固然也今湖珠天依之而鼓裂不然尚绍湖之大为是海阳吗好 属日之他而符死之校何尚如此被一二人之然稱以為灵者島知非 張八根也然聚之的其法者我也禁也置奉于根则故意唱你是根之 粉其天師之張則終經上衛務其荷化之就則欺倒不民而世獨共於 其神而不之祭者甚夫人之題也

辨符咒

鮮於徒未闻有符咒而可以記事可以無訓後世者書好之無訓後世而作書好然後事有記而文明脩書好之有利益於天不後世也尝沒 當衛上古之世典書好大學結大絕小事結小絕以此為治過聖人出 者如詩書礼樂春秋震貶西載者居臣义子之道三網五常之礼尊: 語我数人· 為忠臣孝子為善去思其中尚有不能遵其教者况后: 非典非詩非書無釋意之可通無文理之可解若曰天家而天国不闻 有此蒙若曰天言而天国不闻有此言若曰以之驅魔而魔未必之驅 一舒死而足以使全巡渺之事中若論符咒非草非家非經非文非訓

與現谷吃之形不過一私图聽吃之語而又不可解尚其人又不過有些之理也若夫谷吃試问形司者何事形職者何職其在何在其權何 律官府之政令有權有在有司有職然後藉該文字以勸善懲惡此自大愚媚耳豈無熟托正人君子即吾用是惜一說以喻之如朝廷之法報應究竟從未有真見真衛不過以訛傳乳耳若此者亦止可過之愚 而日能遣之其借越 神魔黑旨 天主之形造 天主之形造亦惟 天主熊遠之耳若人 室有家之一庸夫耳如是而曰能驅遠天神投使魔鬼者不信也况天 若回以之治病而病未必之治世之神其能者動必回如何靈驗如何 主命矯經甚美而可謂之灵驗報應中以是論

人猶或其誤而不悟者可悅也夫 之符咒之無用及不如上古之大絕小絕之足以記事矣如是而世之

"若子恐惧以并其思悉敬奉相立

士無親寬為張於載風以大益力禁歐調強斯五差民中之共為也華 孫雖自誘張而卒無一驗如少割之致仙召同之旅行一章之知樹 并之則若就立因若吃本端完成放老民物就之好本當為是後世

至数身為真視而有果僧呢人死生五應終不餘聽子傳與物被百頭 者指不勝風万道納家職口九此皆即附并若其法轉之真得則可以 9 林堂老太方於去北斗神兵統聯擬歌手朔溪百今東以此自誤擬人

之行死之些用及不如上古之天能小能之及以記事矣如是向世之 人物思其影而不悟若可院也太立所迎流州、天主衛患之其美人 室府祭之一應夫再如是面司能驅進天神後使魔鬼者不悟也仍天 與現府呢之形不遇一死因聽死之語而又不可解尚其人又不随着坐之理也差大行既依問無因者何事不識者阿職其及何位其疑何 律信府之政今府權有在府司有職飲放籍部支字以初差懲惡此自 大題類再宣称或指正人君子即各因是指一部以喻之如朝廷之法 若日以之治病血病本公之治世之神其能者動吸口如問傳驗如何 報應究竟從各有其見其倒而逼以鄉傳部再若此者亦

士巫親寬為張孤載鬼吐大在刀禁獻諸法斯又老氏中之異端也其 戶之 則其說立窮符呢本諸老氏然老氏拟說之始末當有是後世方 說雖自轉張而卒無一驗如少翁之致仙吕用之張好一革之幻松皆 妄聽之鮮不以耳為目炫以為神惟君子雞罔以非其道為被常理以 至我身磨貞視间有異僧呢人死生立應終不能施于傅奕而旋自須 者指不勝屈乃道的家觀日允此皆那他耳若正法得之真傅則可以 林堂素六方力士北斗神兵徒陷微歌于朔漠古今来以此自誤誤人 吃之粉經妄拂経而感人甚易盖人情好你而不 論理即妄言之姑 論符呢 假隸存有巡慢以不照上強強而己不

煉车為巨蟒形成其子孫以為耻乃藏一鶴子山顏當衆目仰視曰張氏之術確有形本至今往: 靈異似不可以盡非大道陵入 符于陶充日此其天君也火矣而碎鄉之且望室誦咒作詞責此以其 不致命故楚毒之若是嗟、婢僕隸平有形慢誤亦罪止鞭撻而己不 九旱樓面久而不應乃盡行手挑棒日此其神将也倒打而推擊之面 思神不幾應接不遑而放于奔命乎且余當日擊七之施為矣苦年 承恐後為抑何蠢愚至此又今此地之舒呢方學彼地之符呢又呼彼 之者惟惠就傅白撰翻為異圖然必驗其小者而後信其大者 寒也能移他人之災厄未見其能免一己之死亡也尚得謂之神粉乎 鶴未見其能致遊產也能轉移千里之水旱未見其能立效一人之飢 而放之托云跨鶴登天先儒辨之己詳始尚如此今後何望哉人之炫 者而後信其雖者則各闻其批能伏龍虎未見其能制蝼蝗也能乃直 形用其憑驗籍日有之而世人臨摹仿做以行者無異偽刊之即信思神無形與聲惟帝所命點運化工故能体物不遺弗取資乎耳目 判之殊墨矯傅之禁令此法所必誅者也若思神不辨真偽极為 殺也被形謂神将所謂天君則固尊而在上矣以甲祈 以摩頂放踵粉身碎骨無約在不悉設之刑即鄙 見其易 尊以

呵風雨役鬼神正如国家記命符篆傳機號合提于影響無不驗者

得面指放正線的問即於四部大為則則等而非正矣以無都等以 樂之可如此事題放強將并将管禁約在五及與四州存衛於 海及無之衛衛至衛年至今被王衛於州其首以京於大衛該 聯奉為兵緣就養具手雲以為命及数一衛牙面鎮當幾時期根之 山之吃試諸目前亦与乞児戲的等耳必不為易惠者惠也 七君子高守正而不好惟按常理以戶之総有奔雷差電之特此石移 放去於五路衛養大為所於立己許留出以此於機所重然人之 粉其原料為題以為此姓 が総は 上发而此 はは

